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

右布政

遷筦

管子

蜀中左轄

行矣

轉

轄音匣

叨音韜叨
後即濫竽

川左

則貽余書曰不佞奉太夫人

叨役大邦踰年於

之義

此今奈何重以遺體為萬里行

唐書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

印音窮邾

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

度印

音來與註

復使之有萬里行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

嶠字全音

邾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

蜀志印嶠有九折坂險峻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

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棄官歸後王尊刺

益州至其所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曰然叱其馭曰

過之王陽為孝

幸得備侍

子王尊為忠臣

曩不佞在著作之庭

翰林院

從去聲

從屬歲八月



聖天子景命

萬壽聖節也大雅既醉詩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註此人臣祝君受天之祿於萬

斯年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也僕附也如僕御必附近於人

每從交戟間伏見宰相

殷讀音隱

以下百官及郡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

朝廷

召南殷其

雷轟在南山之陽言雷聲殷殷然也

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在

景命之月即不佞亦每從庭致大官酒脯歸

大官天子膳脩

之官蓋賜宴而以所餘酒脯歸

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為壽

稱觴舉酒

數音朔下如字

也數得以承

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

效致也獻也如梁效河外之效

今且安知無

階朝廷隨牒在遠徒有意乎彼一時也

貽書止此

蓋公

元王齊羊之毛收三美哀太平易山西平會矣可以

風音諷

既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山西平陽府會族有以

外戚在西河府藩王府者。在平陽風公不宜備宿衛。公欲

自言於

上。頃之乃奉 璽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叅

政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為母狀。

聞以效於太夫人者。因知太夫人方公之奉璽書按

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

且已矣。襁褓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

日遊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為吏。故當奏記上謁。中

侍從之從
去聲

丞臺若御史臺故猶云例也下以牘謁長官曰奏記猶今之稟事用手本也晉太尉蔣濟

聞阮籍有才儻而辟籍詣都亭奏記責苛禮或性難繆恭則見以為

其不遜相如傳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有負謂背而負之意而不恭遜也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

則又從旁督過諸掾吏小以摩切我摩切猶切責之意今且

已矣與其得罪以為太夫人憂言不如勿往河南勝於得罪以為母憂也

句法本左傳士蔦謂申生曰不如逃之猶有今名與其及也又狐突諫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與其

危身以速禍也太夫人曰置之欲使舍置勿言何官不可為自言無

益也身自侍從而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為正當以文章經術潤

鈔在鑄古而不鑄於古

飾吏○

兩臺鮮欲公遂之河南歷今官暫詣平陽又屬歲八

月稱觴為壽太夫前公又將顧復不能去小雅蓼莪詩顧我復

我註顧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不能暫捨也言父母愛子之心如此今借用之承間以請曰

以今視著作時承

聖天子餘歡稱觴為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

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孔邇甚近也詩雖方伯於

外臣即位已極則人將易之謂官止此耳即不易吾又安

能父溷於錢穀為也布政主郡縣錢穀歲入之數上計京師不已將謂

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為唐

問去聲

奇音羈

易平聲下

同

溷音混濁

也亂也

通文王七

史記章邯曰陳步匹夫徒步

貞活又在此
一段前云太

夫人曰此則
云太夫人亦

將必曰甚穎
異

虞四岳之臣受國厚恩

史記章邯曰陳涉匹夫徒步之子耳無奇也四岳東岳西

岳南岳北岳之長即今方伯又見送郭公轉右布政序

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

夷使歸附

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

萬一希冀之辭猶可冀萬分之一

王尊

傳去聲

為忠臣何以異王陽為孝子

已見乘傳之官何畏九

折坂而道惡為辭

傳若今之驛傳有車馬故曰乘傳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焉

謂之驛騎道惡謂道路峻險難行

且吾恃粥食飲幸無哀

趙策左師觸龍言見太

后問曰日食飲得無哀乎日侍鬻耳

方賴鐘釜之餘自持養即七十何

憂焉

鐘釜見恩榮永慕序不願椎牛註左傳註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容斗六升四區為釜容六斗四

粥音竹糜也國策作鬻同

稱去聲

升十釜為鐘。方伯重臣視內三公。誠不失職。裨益稱。

是。能不失職。其有益。若乃纖介小嫌。末節自與。硜硜。

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破人將易吾聞有易人無。

易官。溷之而愈。辨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破久溷錢穀之說。倘

望入侍帷幄。何可以補外。故示有終不得近君之意。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

行矣。即有為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

天子盛德事。以效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四川

蜀都益州地。引宣布詩事正巧合。漢書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

叱音尺

樂哉宣布詩。選子事。令之。

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

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今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
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為之計則祭祀必祝

之曰必使長守位也
趙策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長

安君太后少子也太後不肯大臣強諫皆不聽太后

明謂左右有復言今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

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

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

而行曰日飲食得無哀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

不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

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

少不肖而臣哀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

宮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取其辨故備錄之不妨泛濫

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
 也持其踵為之泣含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
 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使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
 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
 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
 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
 善位哉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
 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
 今今有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
 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效於
 太夫人前耳余唯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為

大夫前耳余唯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為

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 璽書按察

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邁此事矣李于鱗傳于鱗擢陝西按察副使視

學政時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

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

何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然予固陋輒自投劾

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

之言公必不至此徒遠累及此耳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溷錢穀

為句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辦者

才也辦是力量毋之教為得其大者云即所謂漆雕開已見大意

臆意

思的意

竹公錄大於康月

卷二



上海圖書館藏

冠音貫

許毋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殿卿游矣。殿卿名則殿卿

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左傳

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殿卿。何至

與李生友哉。句法似漢文帝曰久不見賈李生狂生

也。人皆以余為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

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

校音效佔 音覘 註 負背也。郭居也。又云。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為

之俊傑相命。佔畢見沈封君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

杝音納

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杝鑿不相入外家謂諸子百

家也按于鱗傳云于鱗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

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

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

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

狂者即此傳可以識殿卿相與之槩矣孟荀傳持方

杝欲內圓鑿其能入乎註方杝是筍也圓鑿其孔也

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辭

云以方杝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

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王猶方杝圓鑿然也

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

員如瓠瓜矣此句尤巧余復每過殿卿即縱酒談笑上嘉

版築屠釣之遇史記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水粟首當使胥靡刑人築木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

既原讀錄
療

言吳張大孫合序

三

版築屠金之遇

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鉤音列

水壞道當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
 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夢帝賚予良
 弼使人圖其象旁求於天下得傳說立以為相高宗
 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為輔相之功云○周史呂尚
 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
 善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
 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
 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
 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
 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
 真是耶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下及射

鉤贖駢之役 左傳齊襄公弑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公子小白

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
 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鮑叔薦
 管仲於桓公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
 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

午年長天雷屯

六三

使人請於魯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釁三浴
 之桓公親迎於齊郊授以政卒霸齊○贖駢見送陳
 卽中守彰德序苟富貴無相忘也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仰

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

里古樂府騏驎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計未使吾黨士知也若

則又以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為殿卿言向從兒游

者無豪易高也謂向之與汝交游者無賢豪易得高

音揚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颺去才乃大常兒急

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為知若也此人指于

淖中耳倘一旦得志才乃倍於常見汝急與此人交

之多失止人吉征不矢三三全美為矢者七鱗暫困泥

淳中耳倘一旦得志才乃倍於常見汝急與此人交
游勿失此人也舊讀太常為句謂太常非常也還作
大常見讀即九淵傳舉止異常見是也漢
史陳登曰譬若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
疑卿亦言

陸沈於俗使無嚼嚼之行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

莫知我所為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魏如泰

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句法似史記陳平曰

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又

似在安傳田仁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聞仁不及任安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東方朔傳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即

揚雄吏隱之意陸沈猶言與世浮沉太孺人中歲寡

嚼嚼索白貌屈原傳嚼然泥而不滓

居日夜埃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

數音朔

卷一

午母長六書人

信

毀卿又往往輟蹟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儒林傳董仲舒以治

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誦或莫見其太孺人始面蓋三二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猶對客詳同為呵責毀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

荷鑰音賞藥

太孺人則荷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初言

猶佯為責子讀書使客去久之復不以故毀卿無擇謝客則其毋閉門下捷厲聲色拒客

也 憊音敗病

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私昵指乃今何能不憊

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未嘗知己亦指從游士對坐以

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

耳。黽勉荅問一言不相应即忸怩作塵狀以恫衷疑

黽音名

也。猶天復骨無文人青下交也。走惡孽。各是。人。

惡如字

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

憂太孺人乎

大槩言太孺人之嚴故殿卿無泛交向使為諸生時不得太孺人之嚴失之於

私昵則所交者皆陋劣庸惡非人情不可近反以憂太孺人也賄食動輒需索酒食也田舍二句謂所言

鄙俗正見無可與語也瑣細也尾末也詩瑣瑣今尾今流離之子

余往過殿卿則鞅鞅

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

鞅鞅去者即前者

太孺人厲聲色以拒之者瞰窺視也

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

山東濟南府肥

城縣即古肥子也

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

數升遺之

進字見高祖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

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

內納字

卷

午時長

卷

張六百四十六

錢萬貫不持一錢註索隱云王進王賦歛禮錢也師古者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畫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正義云大夫者客之貴者總稱之膏油也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

數語自是鄭重以報德益

見太孺人之德

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

耿耿不寐貌也東壁餘光感其遺膏之德也今人謂受其恩茫者曰分輝鄰燭借映餘光語本秦國策耳茂奔秦之齊遇蘇代使秦謂曰臣聞貧女富女會績貧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華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而得一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以東壁之餘光賑之代遂為言於秦復召茂○淮陰傳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註王孫如言公子尊之也或曰信字王孫非也

响音虛濡音儒

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响濡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

音儒
又與身方...
於陸相喻以濕相濡

以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

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任安傳有詔召衛將軍舍人田仁任安前見詔

問能畧相推第也相推第即相推舉之意後時乃太

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毋矣即

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錫與也言已有榮名遺其母但懼不逮親存列

鼎而食以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謂太孺人獨知養其母耳

能颺去故曰知興王命論嬰母知廢陵母知興王陵

傳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以兵屬之項羽

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私送陵使者泣曰為
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
心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
卒從漢王定天下此所謂知興也
在殿卿顧父下人

哉時又何可為也

言但當順時以俟之文臚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

余猶

襁褓音講保負兒衣也織

及復見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

鱗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也

祥善事乎

范滂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茹音儒去聲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

公歸自鄭州。

河南開封府鄭州

營故田廬而老也。

左傳隱公將授桓公

筦管字鑰

位使營菟裘

音藥

吾將老焉

疆場淆亂。

謂田

筦鑰竊發。則公之兄弟若

質音致

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

質典當也

蓋孺人勸贖

焉。

母德者一

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為

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為解。

橐中

復音扶又

裝即所謂

反下同

宦囊也

蓋孺人勸復焉。

母德者二復如將復為發棠之復

而公之

風如字聲

言急

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則由是忌郎中君。而慮其

反圖謂責券取賞也相恐

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為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

蓋是時郎中

折券見高祖紀高祖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君尚幼有將

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此兩家常折券

不利於孺子

棄責註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

之意

別券書也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

札書故可折至歲

終總棄不責也

蓋孺人勸置焉

毋德者三置棄郎

中君幼不知也。父之郎中君登第既為理河南郡。

數音朔

有河南府

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屬疏數為分

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

計計量屬族屬疏不親者數密

長上聲

也謂

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

嘆音遣

一鄭州

束脩之餘。嘆。嘆。橐中裝耳。

晉國語郭偃曰嘆嘆之食不足狃也

學正耳。束脩之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

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註：嗛嗛之食，謂福薄也。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耒耜

不得加。掃除不得致。實自強意。其田廬被兄弟典質，無田可耒耜，無廬可

掃除。實自彊顏。為人耳，不嗛也。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

來 汗萊音烏

鄭州耕且讀耶。不猶愈于汗萊。此實至言。○自先君子至此言已，所以勸

贖之意。十月詩：田卒汙萊。註：卒，盡也。汗，停水也。萊，草穢也。言田不獲治，卑者汗而高者萊。然亦謂

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為辭。又誰

不曰：殆不可復者。即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為伯也者。

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為惠也。今誰窺其橐中。束脩

之餘。豈負之哉。言此輩想必曰：吾本為伯父守此田廬，特力不足，則質之以贖朝夕耳。是

亦吾伯之惠也。今縱為宦囊薄，吾誰能知其有誠以無但束脩之餘，諒亦不訾。豈負彼數年教授哉？誠以

貌音眇，又音莫。言勿賤與。

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

藐，幼小之稱。左

諸孤懸親也。

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其若之何？周紀：周公輔成王，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

吾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

它他字

以使彼輩謂若為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

此段

釋

言已所以勸復之意。此輩聲言將不利於小子，故吾勸稱貸，勿辭者，正欲使彼謂此小子尚未知何如今

長物謂一身姑且安之，勿輒有

若既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

而外田廬皆異心而生變也。

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賈子孫憂而空文市禍

為餘剩之物也。賈市皆買也。自取其憂

以為報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

自取其禍之

意空文者負... 更皮育不... 阮然之... 或即意... 惟未... 賦而... 者其... 享... 矣

自取其禍之

以為執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

意空文者負

貴不償則券

亦空紙耳左

左券也

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感即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

即意願雖未足而吾盡厚道處之不能不為理屈矣此段言已所以勸置之意

今若且之郡

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抒夙憤

何不可者即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

者以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復之而又為折

券曲相啗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聲

於兄弟若兄弟之子

言今若反圖以報舊怨雖勢亦可行但茲親屬必相謂曰昔伯

為孤兒之故質則贖貸則復券則折委曲啗我固謂余言非誣後終無反圖之日乎今何為恃勢而反圖

也如此則汝何樂乎使親屬有此言

唯是更為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

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

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先學正時出宦以田廬遺宗人聽其質歸而自

贖之今汝更為授之則諸宗人必復喜以為宦而田廬相遺此吾宗常事且益以顯先學正三大義為不

匍匐音扶言而躬行即吾命若塋從母路匍匐伏欄裡音豈不美哉裡詩凡民有

雷利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

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也。塋從母一事亦益以成先學正

三三大義是孺人之行也。三勸夫成大義一勸子成父志君子曰。今之

所謂毋德以義相勸。因其子以成其夫。大矣。婦人之

性。視田廬橐中。獨其子所有耳。誰為兄弟若兄弟之

性視田廬冢中獨身予所有且許爲身身之

無得而迹無
得尋鏗隙而
議之

子乎孺人倚其田廬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
間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衛子之周也在為理時河
南太守枉為王所持枉太守名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
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哉此余所謂材母云母既
封太孺人以改元隆慶七十歲余為鄭君廉夫為郎中
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巴

泰華山記絕佳但未譜其形勝未敢強解以



記

泰華山記絕佳但未諳其形勝未敢強解以俟知者

德王冊國記

即濟南德府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

今王

給事見送楊玉伯序

蓋

先懷世子幸之遂使為家令焉以屬

今王

懷世子之先為

德莊王見姦傳子

英宗第二子

憲宗之弟也國濟南德懿王生懷世子厚敦火則

長上聲

庶長子也立未幾卒

懿王薨乃冊

懷王庶長晚

闈音塔

為世子且卒矣

懿王又薨房闈嬖臣

闈宮中小門

各欲

立所親倖以及時締王為已力取富貴

及時締王謂乘此時締結

洵音兗上之

論議洵洵

今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

懿王喪見

今王

入哭日臨

宦者某乃為

王曰李御史

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

此謂

李御史必如此說王其辭焉至孰能說之是教王辭御史

王其辭焉孤孺子以

與音預使去聲下同

先王寵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使者憂孤不得其

承先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

父先王之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

愛也

也無不大賢孤

孺子何敢因以為利其孰能說之

說音脫孰能解脫我為無罪乎句法

全祖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居之以告舅犯舅犯日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

居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某

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

奏入。是歲册。今王矣。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馬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

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脂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王

狀者。言其不堪嗣。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自

失矣。見其容貌辭氣與言者大相左。賈誼。潘王子孫。蓋驚異之不自持之貌。

生長閭牖。不習見民間事。不晉接賓客。復幼冲。氣識

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事權安得不在左右一說如民在鼎矣之在彼謂民

但知罪之輕重在鼎則棄禮徵書此謂王但知使令之人在左右而日與之習狎也更詳之懷

世子既卒。所以為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檀弓石駘仲卒

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卜人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註不沐浴佩玉者言石祁子獨不狗眾

有特見也石祁子兆者正惟不沐浴佩玉乃得吉兆今王又無外家彊宗。其

府中事。一切受懿王宮監裁抑。此蔽如民家子養。

詩此此彼有屋蔽蔽方有穀註此此小貌蔽蔽窶陋貌此借以狀其卑小與民家小無異歲時不

用同巧甚

尋朝。懿王。即朝亦處去。不得言其某。指官

菽窶陋貌此借以狀其卑小與民家小無異歲時不

得朝 懿王即朝亦遽去不得言不得言其某指官

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恩

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身

為之即此便見宦者某之功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

將為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

有以要息也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歸

太子奔新城而自縊姬又譖二公子重耳奔屈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獻公卒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

屬官灼

引奚齊事以見宦者某之功

君言夫不可以貳里克殺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

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

之權遂以徇於國中豈為負先君言哉晉國語秦穆公使人弔重

耳於翟又弔夷吾於梁夷吾出見使者曰申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畝君苟輔我吾

必遂矣亡人苟入請得入河外列城五秦納之是為惠公惠公入遂背秦賂而殺里克○此言當里克要

苟息之時彼不過貪汾陽百萬田欲殺奚齊而立夷吾此易與耳使息亦以百萬田許里克僕得立然後

謝絕不與而殺里克以徇國中亦未為失先君之信也淮陰傳龍且曰吾平生知信信為人易與耳蒲

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履鞮國語作勃鞮即左傳寺人披也其曰不

敢以貳心事君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

鞮音低

引履鞮事以見宦者某之

功

正我欲以解亦罪也焉非有以蒲星之事者不可也

見宦者其之

敢以貳心事君則謂文公猶公子美然愛於驪姬豈

功

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為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

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卻之謀然事以危焉左傳

驪姬既譖殺太子申生公又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

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及重耳入立是為晉文

公呂甥卻芮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知其

謀請見公公使人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

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

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

是視我知為獻公惠公視君不過為蒲人狄人而已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呂由是而論宦者

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某則是能有履鞮之智而行以苟息之忠時與才不

綴收抄

論焉有足稱者矣

魚五冊區詩

廿七

介石書院子旂祠堂記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

姓顧字伯剛吳人

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

矣

捨作學田

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

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明處士顧公愚從

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身

系音係

有子游之文學故成此義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

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

居庸關又平鎮

外之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居家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

所自起猶是不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為文學

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為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

學子游始子游吳人即今南京蘇州府蘇州有子游冢子游既學於中國

歸而南北之學立人物考子游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特以文學稱性理朱子云吳公

斷魚斤反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

易之魯世家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哀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註斷斷閭爭之貌音

魚斤反索隱讀作閭閭音銀不通繁欽賦云涉洙泗而飲馬耻少長之斷斷耻字益明揚升菴亦謂從閭

爭解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人物考孔子作春秋筆削則削游夏之徒

不能贊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焉行不

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失其流異耶子游正懼

懼失其流異耶一句是根脚語

未流之異故治邑必以入之蓋易之曰於六藝

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失其流異耶正懼

未流之異故治邑必以以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

焉而吳視天下為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

稱天著功今則語聖之為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

徒唐林輩以四科漢書儒林傳長安許商字長伯善

標榜以附于孔門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

凌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

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

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

聖何顏閔之具也後漢書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

嚴為頌愈近縣蕞之戲縣蕞表位標準也縣謂置設

蕞音最

字同堂邑

集

植於地為蕞位尊卑之次綱目漢高帝今博士叔孫
通起朝儀采古禮雜以秦儀遂與其子弟百餘人為
縣蕞野外習之不然持說相難顛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

度渡同
應上其流異

是所謂六藝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為文
學微言以諷詩之為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

劍術之士未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與上懼夫其流異相

照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正義註昔澹臺子羽齋于

金之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

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

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子游之為茲厚

於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

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為茲厚於後世謂子游為

此厚德以垂後世也先君子指孔子荀子一畧法先王

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為茲厚於後世謂子游為

此厚德以垂後世也。先君子指孔子。荀子畧法先王

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舊造說

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

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嚙嚙。不知其所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

思孟軻之罪也。及觀信伯王蘋字信伯所為薦於胡安國者

從祀子游者

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心學。心學

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即其主所不

當去聲下

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濶自嫌也。王蘋從程

氏學胡安

國薦之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

於高宗

乃以其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此段言王蘋之文學

自心是道即心是學何必講學且舍所聞以從所欲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

原魯所取正是此一着

已明處士顧愚字即質行如許行吳沈有不必信者

沈即澄字許衡吳澄二人皆仕元君子耻之然澄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衡宋朝鄉貢進士奈何頓忘春秋之教故綱目於澄猶具官書翰林學士吳澄卒於衡削去官爵止書許衡

卒惡失節也

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京師歸而伏思穿几宋

瑗苦學數十年湛思義理至忘寢食兀坐一榻着膝處榻為之穿凡數十年有可以

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論學也此段言顧愚之

文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即

目三百政告國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此又勉諸

學 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自

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又勉諸生植行立

名不愧於文學并不愧於伯剛捐田之意

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

游與之矣

藝文志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

千何以稱嗜飲食偷儒煇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

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賤儒乎

煇荀子作憚荀子非十二子篇正其衣冠

煇音闡還依荀子作憚為是

齊其顏色嗟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

游氏之賤儒也此介石書院所為偃之室

此句巧且含蓄

從以二君

子者

王蘋顧愚

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為未敢一日忘其黨

云爾

轉應上

信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為四世

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三洲別室記

七

言寸其壽可也三吾成頁申卑巴

青州兵備副史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 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

也則之 往部 御史臺 請城龍水 地曰是淄萊新益 邑

之間一都會哉 都如水所都之都謂聚也 天不

弔百姓 弔閔恤之意 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

逞子弟揭竿如林 逞快也不亂不足以快其意曰不

而負固自喜以為父老憂四方亡命 奔亡逃 嘯而

過市有業無 五升 於篚中覆之利劔莫敢以發而

釋擔一呼為皆制挺又安可誰何 又云信臣精卒陳

長上聲

甄音武

公為阿，猶問也。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阿，百夜行者誰也。一云：誰呵謂誰責而呵問之，亦通。

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為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

者，謂戍守其地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句法似左傳

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憐不畏明。憐，魯也。明明，憲也。言肆無忌憚

魯不畏明法也。詩式至今一妖女子三勤，勞我王

師，剪滅此而後食。註見荀遠疏議序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

縣為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

下。言其甚近即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上，以春秋耀吾軍

士。言勅書亦使得臨籠水上，練兵以揮軍威也豈其

憐音憐

憐音鳥

憐音鳥

場竟場一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

士言來書亦便得歸箭木上緝兵以推軍威也豈其國語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場音場一
作場音亦
義同

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

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大槩言籠水不城使寇竊

妖女之為安在其按察青齊矣且籠水於青州甚近

萬一有警桴鼓之聲如出宇下即勅書亦使我得便

宜從事練兵籠水上豈其為民防患不為築城顧藉

口疆場之事難以齊一乎如此則棄君命廢官職何

以慰齊父老之望我必不如此也句法本左傳趙

孟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又展喜犒齊師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

章矣命仲山甫城彼朔方中丞傅公謂御史段君曰

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

為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句法本左傳周敬王

此段正見所以委任王公之意

誦音屈

與音預

此自大夫家
政句益是委
任之深心

請晉城成周曰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又鄭子孔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諸司門子弗順子產請焚書以安眾子孔不可不然夫日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

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誦為解也財力竭為 大夫實云畏此

聖書詩豈不懷居 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左傳

請晉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日敬王

謂王 昔在庚戌少司馬王公之城潞水上抗虜乃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是爾家常吾二人將有

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召南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外而衛內者史記沛公曰無不為安察毒齊者

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註干杆也干城皆所以杆

外而衛內者史記沛公曰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所以距關者備他盜耳

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國語

克既殺奚齊公子夷吾賂秦求入私於秦公子繫曰晉里

亡人苟入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

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註津水也

梁橋也言河東五城豈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使君

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

則君遂營焉曰此曰字王公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

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

用矣此言其不甚費也隆之天言高城也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長有奚齊以薛為若無齊雖

勝音升

石城非不倍於

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此言其必無不堅也石城非不倍於

委土而十年為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

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此言石城之利也累石為城其費雖比土城十倍然

土城不過支十年再築一二次其費與石城等而城又不完固是築城無已時也委土字見國語郵無正

日委土可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委女有司使督治城自三月

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効於君算纔官錢九百餘

緡不其而城高丈有尋八尺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

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為池又甚百姓忽自有之矣

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忽自有之猶言若固攀龍弱

緡音敏

冠音貫

冠音貫... 緡音敏... 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 攀龍弱

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有之不苦煩費也攀龍驥

冠音貫

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且三

長上聲好去聲

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愛欲無受勞民傷財名

不就者一不者大後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不就者二又不者

如匪行邁謀與衆為政耳不就者三小旻詩謀夫孔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註大夫以王

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謀夫衆則是

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

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徒

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

後可甚言其責在人

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

女子三勤王師云論所蕩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

長上聲好去聲

一春坊亦不記

為十城然遂以棄之

言兵興所費不止可築十城而竟莫肯就其事可見長吏之不

職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為儲芻餉

供億於某所今足待變矣豈為計哉

此又見長吏之不職一錢事猶

仔音預

云無分文之益也

君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仔君

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

雁門關偏頭關寧武關北與虜僅隔一墻西與套夷唯限一水誠為重鎮

先是

蓋止雁門一兵備

整飭雁門兵備駐代州

尙嵐兵備實協理之

整飭尙嵐兵備駐尙嵐州

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

分守冀寧道駐

陽曲分巡冀寧道駐省城

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

一督

理糧儲道兼管屯田一清軍道一驛傳道兼管鹽法

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

出而分區監督焉

一分守冀南道駐汾州府一分守冀南道駐路州府一分守河東道

駐蒲州一分巡河東道駐平陽府分區各分區域而監督之

三十七年改雁門為

雁平尙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

尙嵐音可
藍

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八

大同府志卷之五

為岢嵐兵備以偏

偏頭關

老

老營堡

岢嵐河曲四守備西

將去聲下同

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

此以四守備一參將一遊擊等兵馬

比皆屬岢嵐兵備

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

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

此以三守備三參將等兵

馬屬雁平兵備

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

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

此以四守備一參將等兵馬屬寧武設立寧武兵備道

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表

裏

大同鎮亦逼近虜穴互市之後防備益嚴極稱要害

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

窺朔應諸州之道

大同府有朔州應州蔚州渾源州

其於要害視三

衝要之地在我為要在大破為害

類苑應請州之遠
州蔚州渾源州
其方要守形三

關有輔車之義凡衝要之地在我為要在彼為害輔

頰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左傳宮之奇諫假道曰號虞

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者其虞號即虜一道出沒入我得以所直道兵馬穿

之謂也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直虜直道二直字皆

作當字解穿撥也穿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延

袤音謀南而虜得以探疏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數密也

北曰袤東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言其遠

西曰廣故所賴在大同一鎮孫子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穿音撐

袤音謀南

北曰袤東

西曰廣

數音朔下

同

趣趨同

息第素行如此則健者少疲者多健者先到餘悉在後前軍先行之將安得不被擒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匈奴傳贊將帥席中國廣時

則雁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

撤閩閩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見藩籬雖固於外而

中之閩閩不可撤而不備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

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道一屯田道一驛

傳道一若冀南分守冀南一道河東分守河東一道諸

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

將一游擊十一守備亦唯雁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

閩閩音細域皆門限

也

亡音無下

華音垂

尋五道皆卡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菴蒞之

華音垂

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蕪猶之

愈數而愈疏

文膽政分於多門權錯於旁實是十羊而九牧也必無幸矣又云百人與瓢不

如一人負而趨千人牧羊不

如一人驅而走疾亦此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司

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

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

牧羊日圉邊外閑曠之地可以牧圉故謂邊地

為邊圉一云圉禦也取禦虜之義

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

注雁門以雁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

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

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

防河防河套之

此亦在通鑑長編

命曰簡書夷子子之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言其阻隔

也亭障見送履善序烽火優游言其遲緩也邊境有急則於高處舉火以為號謂之烽火晝曰

掣肘善制曰烽燧夜已難為卒倉卒難應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

無益掣肘見送河南按察副使序豈所謂明刑而槩制乎時已權

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雁門崑嵐之間亦猶雁門

崑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

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僥同功非

其約不聲援為德言各守其境土不侵職掌辟耳目之於視聽不

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視聽為耳目之官而

辟壁序

能視能下吏明廷身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

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

視聽為耳目之官而

能視能聽曰知

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

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

言惟各守其境亦得以覈切罪而以所守備者按責其所不守備者不似向者之不相服習徘徊觀望愈數而愈疏愈實而愈虛也此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寧武兵備道之不可無設也

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

八百里而勞佚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

使

指使猶指麾賈誼疏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凡使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此正言設寧武道之便

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此豈偏見一時之利

乎不參邊大計始終者

句法本匈奴贊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

紉其說以便右衛水口為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叅

將直當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左傳襄十四年

戎子駒支曰辟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御其上猶執鹿之角犄謂抗其下猶戾鹿之足銜尾

隈音煨

謂一軍當前則一軍繼之如行舟然銜尾而進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

武乎顧謂首尾相顧與常山蛇勢意同與偏頭雁門

翼擊而夾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孫武子九地篇云善用兵

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明形槩

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孫武子軍爭篇云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

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出繕入計出治兵入籌策為邊長者貽數百年

言設寧武道之便凡三

之耳目也
出繕入計
入籌策
為邊長者貽數百年

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
言設寧武道之便凡三
段一可張大同之聲勢

明形槩制是
設武寧兵備
勢一可張偏頭關雁門關之聲
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

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

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其獨以

少方伯右布政奏留之豈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

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

久任與無人同句法似晁錯言兵事書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

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
不能入與無鏃同此等句法又本管子書是二公者

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

古今事考 卷之七 兵備 進是名詞

繇由字

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

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應上沈公所謂其人句其人謂一代之偉人也

司馬遷書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

山東

歷城

以一縣附其地

濟南

所供億

轉置送迎舉以取集

皆取給於歷城

郡大夫以上暨

及有事

境土者令咸賓下之

賓下謂延接以上賓之禮而已屈下之

歷多山磽

磽音敲堅硬也

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災厲

荒歲曰災

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

催條鞭如捕逃罪奔

州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淄青持戟之士日有

摩就募

國策臨菑甚富而實車較擊手人

道路使者相

望。委命於簡書

史記秦伐趙趙求救於魏平原君使者冠蓋相望於道詩豈不懷歸畏此

德政者一

烏

陂圩音卑

古書註簡書策命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策謂之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

績一若不欲有為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此言

張公有給應之才民以此安之亦見德政者一邑舊以律占租後必先以簿

正常與他沃壤地借歷城瘠邑其租後常與他饒邑等田瘠稅腴屢

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邑民苦於征後多逃亡不列屋而居國語五家為比四比

坵土丘為公始第坵畝履原隰高平曰原卑下曰隰視土之嫩美惡以

同嫩音美義登上下其賦勿一以收責勿肥瘠不辨一槩責之俾參稽各無

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令參酌考實上地不得欺瞞以

避征稅邑百姓始不惡硤瘠陂圩而汗萊為子孫憂汗萊

見劉毋茹太儒人序部天三人上益茂寺焉有事竟

稅 邑百姓怨如不惡磳瘠陂圯而汙萊爲子孫憂

見劉毋茹太孺人序 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

此見張公德政者二 土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

送迎朝出暮歸 供臆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以委

不能復視事 諸編戶 費用一取給諸民如差 歲數十家以分聽其

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

六七 入出會之即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

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

于受用之府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

入出會之註歲終則計其出入之數以致其所收所

德政者三

用之多寡也官契不掩籍言雖領官價 邑百姓無不

不能償其所出十分僅得六七分耳 若相與赴戮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爲幸而不

知其產蕩然矣

就衽席言若得代則輒幸得稍安枕而不知已傾家貲矣

戶戶轉

趨傾覆以積倉為累不饑為諱

民惟恐以殷實丁此役故也不飢猶俗云

蜡臘音乍

討得一

碗飯喫

臘

相祈庶幾無斯役

蜡臘皆十二月之祭玉燭寶典臘者

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弘治間加縉八伯金

伯百

民車且

濼音洛

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縉至二千三百金濼清之塗

罕轂擊矣

車牽相擊也說苑齊人好轂擊

先南陽

府屬河南

朱公首平算

事列諸兄弟之邑

其邑歲入與歷城同者謂之兄弟之邑猶言平等也

得裁伍

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

雖減五百金尚不免貸借

賈價字

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

待音治

長易農坐而計其利有司治之不逮上計則十器諸待

待音治

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待

待待也亦儲蓄之義得轉相為用冗壞即移置勿有廢棄焉法

甚便以約吏會即今之官辦也度支即戶房吏不復舉長物責邑人值

而橋索所羨餘橋索多所需索之意五六十年敝政一朝嘉與

共音供易去聲

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見弘治

之舊共正謂所供者只正賦易為輯也無逸篇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此見張公

公去聲

德政者三郡大夫以上今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卑百

姓晝日晉接易晝日三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儀度安閑無卑諂之

使去聲

意不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言未嘗媚上官以自為已

登自強个

志

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疊疊問疾苦必竟辭嘗

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

閭忘兼照之心月旦每月與諸弟子設俎豆謁聖言

詩書凡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流移究宅嚮

附者衍負版焉小雅鴻雁篇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

宅註一丈為坂五坂為堵究終也宅定也周室中哀

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

而作此詩以鴻雁集于中澤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

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負版即今之魚鱗

長上聲稟音洛

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

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

音洛... 之... 之... 之...

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足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

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

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

哉公名淑厲太原之孟人山西太原府孟縣辛丑進士其詳

具恤民錄云

歷邑岱畝絲泉則賦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岱畝絲泉註畎谷也岱山之谷也

也泉麻維灤沮洳汗萊迴錯魏風彼汾沮洳註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

地汗萊見劉毋昭茲海藩我庸景附山東濱海又藩王在焉故

日海藩景附言凡百執事咸襄侯度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泉音移

沮洳音蛆
茹

亦成也詩質爾 租役薦繁凋瘵罔籲 薦游同仍薦

游至是也凋困瘵病籲呼 汔可以康無艱國步 汔

也言民之困病無所告訴 也康安也步猶運也民困於虛而曰度幾可使之

少安而無使國運之多艱難乎詩民亦勞止汔可 公始蒞止寬望方殷維時多

少康又天步艱難又 百務孔 甚 焚 紛 疲夫載路壑

國步斯頻頻急蹙也 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衽席 轉瘠謂瘠病之人轉

誓欲解民困 遊刃引割恢乎為紀 言其優於立政

厄而貽之安 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

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刃 矣 渾兮以容內諳臧否 外若渾而中則明 期彼

罹音離

也 諳音安知

化齊慈茲勸已 勵當作厲言期其事之必濟恐未

祛音區

詒貽同
律音藝

允濟懲茲勵已

勵當作厲言期其事之必濟恐未信而民以為病已也亂征威克厥

愛允濟

雖貫則仍弗憚改為

鄭風敞予

雖遷善急慮

動若疑

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疑者雖慮善以動猶若疑而未信

襲弊未祛

善將安施

欲行善政須先革弊政

乃第坵畝媿惡是甄

分別日甄

第者次第其上下

礲田沃稅比屋以薪欺謾避課靡郡匪

民

裁瘠田之厚稅禁沃田之欺謾

原隰以清井地用均澤及子孫

世業莫湮

肥瘠清查民始不苦瘠田為子孫累○此應記中德政者二

一都之

會既詒我肆

貽遺肆勞也言以歷城之都會遺我以勤勞之事也詩有洗有潰既詒我

肆絡繹齊郊戟人節使

即上持戟之士就募者持節之使奉簡書而來者紛

至齊皆求遂其所 取故下云入境取遂 **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結不**

修王章斯墜 粘禾藁也民不得修束藁之業反以轉給公上而告匱 **編戶轉**

給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為累 苦於征役是富田反為累也詩心

之憂矣疾如疾首 **吏畏其威南陽朱季** 此借漢之朱季以頌南陽朱公何等

巧合後漢章帝時朱暉治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平算**

列邦我獲受賜 朱公首平算事 **張公為政樂不可**

支 又借漢之張堪以頌縣尹張公亦巧合後漢光武時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稼以致殷富民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曰茲出納實存有司矜此赤**

子勿違農時什器儲侍來工肆成杪歲上計昔縮

待音治

高麗音盈

來工肆成謂官自辦不取之民凡什器儲積

贏音盈

告音谷

今贏

來工肆成謂官自辦不取之民凡什器儲積之物皆招來百工居官府造作之肆以成其

事故歲終上計昔日不足今覺有餘以無復橋索羨餘負緣為奸故也

享有公牢覲

無私幣用克有經

有常法

供匪無藝

無藝無法之誅求也左傳子產

曰若大國今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喁

喁度新多制

言多制之政為之一新也多制數政法也左傳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

晝日晉接夜分析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

夜將半則晝夜

從此分

四載宦邸窺園無跡

借董仲舒窺園事以頌其勤政儒林傳仲

舒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於舍園

兼照窮閭幽光潛晰

晰明也漢書章帝詔

曰功照六幽靡不率俾

寄命百里視諸一堂

恩徹窮簷

變音聯

戛音戩

遠而百里若董發知名擬之龔黃發寡婦也司
在一堂之上馬温公傳公

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
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漢龔遂黃

霸皆循良謹庠申義父母爾師又有父母之親變彼
吏故比之又有師之尊

七士鴻漸于逵士沐作人之化登薦書者七人如
鴻之漸進于雲路也變美好貌句

法似詩變彼諸姬聊與之謀易九戩有歌公歸無
漸卦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所爾風九戩之魚鱗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其二
章鴻飛尊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註九戩九囊

之網也鱗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
周公也遵循也渚小洲也汝東人自相汝也再宿

曰信此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戩
之網則有鱗之魚矣我邁之子則見其衮衣繡

裳之服矣及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
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汝信處而已

蓋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稱最銓階揚

蓋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
則將不復來東土而使我心悲也
稱最銓階揚

績當宁

吏部曰銓部銓稱也稱量天下之人才也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註爾雅云門屏之間

謂之宁人君視朝所立處蓋竚立
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

栢臺繡裳其忘

東土

漢朱博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
數千棲其上朝去暮集名朝夕鳥因名鳥臺

又名鳥府又名栢臺漢百官志御史有繡衣直指
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置末年東方盜賊滋起

蒂音肺

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發兵擊斬之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蔽蒂其棠

受天之祐

召南蔽蒂其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註
蔽蒂盛貌其棠杜梨也剪剪其枝葉伐

召音紹

伐其條幹伯方伯也芟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
布文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

其樹而不忍傷也下武
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不朽者仁以報召杜

綱目前漢

元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愛民如子人號召父
後漢光武時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人以方
召信臣曰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

歷城今賈君記

蓋聞之為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為用也

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為用也公既治歷城

踰年而使者及於絳絳音降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

何輒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

爾于斯役相隸蒞相承也諸徭役征賦者無不唯命唯是百姓兆

民焉是出征繇皆出於民而為之今以賦諸其間俾各有

藝極藝法也極中也謂貢賦多少準則中正之法也

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會徵召也會集或徭或民聽

絳音降

不惑而後用之

左傳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有司者豈有賴焉

利所百姓兆民惟正是供

無逸篇以度邦惟正之供言言度邦皆供正賦於常貢正

一意道古在數之外無

而令無卽

就

於隳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

豈敢為是匪經

非常法

以侈厥度亦惟是役亦惟是蒞

功令典籍輕重布之

功令謂課公而著之於今也典常也謂常法之籍也儒林傳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勵學官之路輕重布之言各有差等也

爾敢何異之有

于土者皆然也句法本國語晉文公定襄王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

今為套然在橫歛也 滄溟之時則為獨創且似今人之補苴

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

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
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
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
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卽

有豐樂歲歉凶歲不庭叛而不朝不虞不虞度而之患爾至之患

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懷生謂安其生左傳晉文公入務利

民懷生矣而百姓兆民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

孰不欲也此言奉職之令宜若若不佞不佞總總焉是言

今之不才者總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勞百姓兆民

庶幾諸長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

長吏實欲之以委諸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

同 總音思鯉

同 長一聲下

也 汶音峻深

非我應受也憎惡也言雖受私餽寧謝不敏。敝邑豈

敢有愛也。寧謝不敏以下是教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子實生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言子實養我

財以養汝身，且以施德於上官乎。左傳子產請范宣

乎。今實有民而委棄之，諸長吏其謂今何其毋乃撤

其寧宇，而翦為逋逃，以自棄其眾。不庇其民是自撤

見削而捕逃也。左傳子產對晉徵朝曰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

其毋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百姓兆民將望望焉。挺

險而走，其轉於溝壑，何辭之與有。挺疾走貌言如鹿

避死不能擇也

過死不能擇比瘞

也 恤音墜憂

之處雖轉於溝壑亦所不辭左傳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若不得則其鹿也挺而走險急何能擇○音與蔭同若由是相為臨長自顯庸也且顯用尚將恤焉有不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處大衆其未可棄也國語

通篇章法祖襄王又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此故全錄以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德其叔父備觀省且規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人亦

也 繫音當繫

與音預

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既已父母子弟將自至

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安民者即所以自安

既以藝極則侵渙不行而貧者勸後蓋嚮然於我有

各相為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句見上挺險註不佞

在此猶尚逋逃逋負而逃亡人不懷生又從而微之繫焉

而使即事於繫迫其逃亡而逮繫之使就征役之事其若父老何何邑

之為也若不然我去而收其田里爾安能知之句法本國

語已詳上註今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匱於菑也而

邑田以舉百姓兆民無能為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

可榮也榮名彰施也左傳敬王曰俾我一人無徵乃

有榮施

榮名彰施也左傳敬王曰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與有榮施先王庸之

乃

歸絳蓋公為歷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

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憚焉不敢有輕焉之

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

諸進士郭子輦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

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

矢陳也詩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屬音燭

卷二

歷代名賢志

卷二





